

三亚“候鸟”老人报告(上)◆周凤婷

燕尾服,黑皮鞋,黑领结系在白立领上,黑边绅士礼帽盖住略显稀疏的白发,一小撮被仔细打理过的胡子不动声色地暗示着主人每次出门前对体面的要求。

在海南三亚市海月广场成群衣着朴素的老人堆里,朱成恩是最特立独行的那一个,他言谈举止自成一派,幽默且现代,讲究规矩和礼节。

朱成恩,山东济南人,常住河南洛阳,刚过90岁。2015年11月28日,朱成恩独自来到三亚,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过冬。

他每天去的海月广场,位于狭长三亚湾的中部,面朝大海,背靠三亚市的老城区。“海月”取自唐人张九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意境颇为悠远,但如今它的冬季却嘈杂而拥挤——每年一过10月,各地老人从内陆逐渐聚拢过来,像大雁南飞,暂留于此。

从海月广场往东西延伸,是一条延绵五六百米狭长的海滨长廊,除了每天中午12点到3点太阳最毒辣的3个小时外,其余时间永远被老人填得满满当当。白天成堆的人在那下棋打牌,早晚则跳舞唱歌,当然还有纯粹消磨时间、搬个小板凳吃水果聊天解闷的。老人是这里的主角、观众和秩序的维护者。

和广场一路之隔,是一大片密集而无序的公寓楼,那是他们暂时的家。每天清晨,他们从七拐八弯的巷子里出来,到达广场,待到夜里的最后一支舞曲散落,他们又结伴回去,日子如此往复。

对朱成恩而言,三亚就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这里没人管我,想怎么跳(舞)怎么跳,特别开心。”他主动去结识广场上的朋友,找心仪的舞伴,随心所欲地规划自己的作息。在众人围观下潇洒地跳一曲华尔兹,是朱成恩快活似神仙的日子的一部分。

当前,从全国各地来到三亚的“候鸟老人”数量已达38万人,是本地户籍老人人数的六倍多。大量涌来的“候鸟老人”给三亚养老旅游产业带来巨大商机,但也带来种种“负荷”……

美丽新世界

朱成恩育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因为生病,74岁的儿子三年前就到三亚养病。但爷俩习性不同,朱成恩没有和儿子同住。

朱成恩在三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解放路汽车东站的一间旅馆,每天早上花两块钱坐公交车到海月广场,待一天,再花两块钱坐回去。如果玩得太晚,错过了公交,那就花10块钱,坐摩的。

虽然抱着“我有钱,我是来旅游和消费”的态度,但他也节俭。原先住的宾馆,60块钱一天,一日三餐在外解决,这得花二三十块。一天开销在九十元左右,他嫌贵。现在,他给自己换了一间更便宜的宾馆,30元一晚。“我要待好长时间的,不能一下子把钱花完了。”



■ 2015年2月25日,春节刚过的海南三亚市气温上升,海边温度均在30℃以上,一些从外地来到海南度冬的“候鸟”人群跳广场舞时,用布巾包住脸防紫外线晒伤

跳舞对朱成恩而言,是爱好、享受,也是戒不掉的瘾。“这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他说。

朱成恩曾经是洛阳石油工程公司的一名保管员。50岁开始学习跳舞,60岁退休后以舞蹈教练的身份谋生,“赚了很多钱”,参加过几个地区比赛,最好名次是81岁时获得的成人单项维也纳华尔兹组第一名。

朱成恩年轻时怕老婆,老伴大他五岁,是个裹小脚的传统女人,对男女之间拉拉扯扯的事情,吃醋得厉害,也看得极严。“我出去跳舞,她跟着我。跳一两首曲子,不能靠近,不能一起吃饭。”如今老伴去世15年了,“儿子有病,闺女不在身边,我一直一个人过,但我一点不孤独,我活得很潇洒。”

海月广场上有形形色色的舞者,在这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老

年人来跳舞,各种舞蹈都能在广场上看到。而面对老年人旺盛的需求,广场经济也应运而生。新疆舞、蒙古舞的老师,200元一位包学会;交谊舞老师,一个月收10块钱;最简单的健身操,动手拍拍腿,一个月也要收5块钱。还有专门从北京过来的舞蹈老师,收费则更高,一个学员四五百至一两千不等。

第一批“候鸟老人”

朱成恩初到三亚体验到所有新鲜刺激和身体上的舒坦,对李淑范夫妇和黄毅民来说,是早已习惯的日常。

李淑范和黄毅民是邻居,今年都是75岁,都在2002年左右来到三亚。

黄毅民是小学老师,老伴1998年退休,有严重的冠心病,一月得叫四次急救车。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三

亚的广告,“在三亚过春节,又吃海鲜又游泳,老伴喜欢游泳,就过来了。”2001年12月,她和老伴一起到达三亚。她还记得那时三亚,“都看不到汽车,骑摩托车也很少。”

本来陪老伴来南方过冬的她,没想到第二年却在自己身上遇见了一个奇迹。1986年,黄毅民曾因脑出血导致右眼失明。2002年末,俩人在鹿回头广场散步时,她忽然隐约能看到远处高楼上的字“夏威夷大酒店”,从这儿开始,右眼视力慢慢恢复了,直至完全正常。对于三亚,黄毅民是感恩的,她相信,三亚给了她和老伴多活几年的机会。

2003年,他们索性把哈尔滨的房子卖了,在三亚港门村买了一套房子。一直到2008年老伴生病回哈尔滨就医,这期间他们没有回过东北,三亚都待在了三亚。

三亚位于海南岛的最南端,北纬18°,是中国著名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空气质量好,年平均气温25℃,最冷月的平均气温也在20℃以上,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人均寿命达到80岁,也是中国的长寿之乡。因为天气炎热,特别是对北方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气管炎、风湿痛、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有明显的缓解和康合作用。

自1999年全国首列“夕阳红旅游专列”从哈尔滨驶出开始,哈尔滨老人便开始了异地旅居养老的旅程。如今,一到冬季,三亚街头巷尾都是外地老人,这些老人每年冬季南迁,春夏北归,他们中绝大部分仅在三亚市居住3至5个月,呈典型的候鸟特征,被喻为“候鸟老人”。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7.成了张家的常客

不久,高式熊登门拜访张鲁庵。进了门,他大吃一惊:不得了,四面书橱里全是印谱!张家有三间书房,专门用来藏印谱和印章。满满三间书房的印谱、印章,到底有多少呢?张鲁庵《从师回忆录》中有统计数字:“积年既久,所获渐多,共得古今印章四千余钮、历代印谱四百余种。”

没等高式熊回过神,张鲁庵就对他说道:“今天是你来看看我家环境的,你学篆刻,必须多看印谱,最好看原拓印谱。我看你家里不宽裕,也买不起印谱,你不用买了,我的这些印谱印章就是你的。今后你要看什么,由我来安排。”每次说起这个故事,高式熊总是无法平静,甚至语带哽咽,“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鲁庵先生主动送我印谱,鼓励我多看勤学,为我创造良好学习的条件。……他的这种无私提携后人、一心为发扬篆刻艺术的高贵品德,使我终生难忘!”

从那年4.5月起,张鲁庵每次拣出一些印谱,五六种,七八种,附一份清单,打个包,派车送到高家。高式熊看完,只要打个电话,他就再派车送来一包,换回看完的那包。

“都是价值连城的名家印、古印啊,我却可以随便翻翻白相。我是很有眼福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多,能把张鲁庵收藏的所有印谱全都看过的,除了我,只有陈巨来、方介堪、叶潞渊几个人。”何等奢侈的学习条件!起点高,过眼的全是精品,自己又好学,怎么可能不一步步走向成功?

所以,他完全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现在搞收藏的人,见过多少好东西?”是啊,现在原拓本薄薄一本就要几万元,现代人只有看印本的份了;而真有力从拍卖行拍得原拓本的,又有几人欣赏得了个中奥妙呢?

此后两年左右,高式熊看了几百种印谱,勾临了大量印件。后来玩起照相机,他想,要是当年学印时有照相机就方便多了;但转念又一想,正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只好用纸头勾印件,每一笔都经过自己的手,印象才深



刻,对刻印的提高太有帮助了!

高式熊成了张家的常客。他所用的图章石头、刻刀、印泥、印谱纸等等,也都是张鲁庵提供的。张鲁庵甚至在自己的书房里为他安放了一张写字台,把房门钥匙也给了他,让他自由进出。他把自己的习作拿给张鲁庵看,先生从来不敷衍他,更不会颠倒黑白哄他,每次都直接指出习作中的毛病;有时先生也把自己的作品给学生看,要他挑毛病,学生要是不敢直说,先生会不高兴。物上下的种种帮助,使年轻的高式熊如虎添翼。他更加勤奋了,孜孜不倦地临刻,而且再也不必吝惜石头,得以遵从赵叔儒先生的教导,刻一方、留一方。

一些友人见过高式熊的《二弩精舍印谱》勾摹黑稿20开2本、著名印谱影描摹本64开10本,除了这些已装订成册的外,还见到不少有待厘订的散叶。张鲁庵的那么多印谱、印章中,字法高妙而章法独到之处,他都一丝不苟地摹刻,连边款也一一照录。

眼里进去,烂熟于心,手里出来,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如此下笨功夫,没有不成功的道理。“那是我刻章最得益的机会!”高式熊到了晚年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运气好,交到好几位良师益友,学艺途中接触到的就是正路,所以没走过什么弯路。一般年轻人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得到那么多方面的无私帮助。当然,名师与高徒,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学生先天就不是这块料,后天又不思进取,看着不成器,恐怕再好的老师也不会有兴趣投入吧。高式熊也说:“我自己没有辜负这些条件!”

张家是杭州四大家之一,张鲁庵是张同泰药店的小开。这位小开不好好管着药店的账,却跑到上海来拜赵叔儒为师,刻印、收藏印谱。

高式熊后来整理编辑《鲁庵所藏印谱简目》一册四卷及附卷,曾引起书画界的轰动。因为400多部印谱中,原拓本、印本,所有名印谱都被囊括了。其中,包括那部100册的《十钟山房印举》,那原是陈介祺赠吴大澂的旧物,张鲁庵花了800两银子,从吴大澂之孙吴湖帆那里购得。张鲁庵可谓当时篆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70年后的2011年岁末,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拍了一方张鲁庵的象牙图章,成交价逾20万。

2.复杂而多元的人格

龚自珍一生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位像王安石那样的政治改革家。年少时,他曾经把王安石的《上神宗书》接连抄写九遍,向往像王安石那样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改革设计师”,用手中握有的权力,挽盛极而衰的大清王朝于既倒,是他人生的最大抱负;遗憾的是,他始终无法进入已经开始朽烂的帝国大厦殿堂,最多也就曾在走廊边有过徘徊,他离那个可以参与政治顶层设计的核心权力阶层,距离有目力无法企及之遥远。或许,这个王朝已经不需要和无法消受这样目光穿透王朝肌体的思想者。他想做“名臣”,结果却做了“名士”。他想做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践行者,却成了“文章惊海内”的诗文大家。于是,清朝历史上少了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宰辅,而成就了一位思想文化巨匠。对于今人来说,龚自珍的政治抱负,或许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乌托邦幻想”,但他的启蒙思想和精美的诗文,却是延续中华民族思想文脉,永远镌刻在史册上的宝藏。

在龚自珍复杂而多元的人格中,我想在开篇的简短文字中特别强调一点:龚先生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人无趣,心胸必逼窄,必蝇营狗苟于算计他人。一个人“牢骚满腹”不奇怪,要看他喜欢发什么样的“牢骚”?如果他的牢骚总是从一己利益出发,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时,其人格必然低下,其为人必然无趣。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小小的细节,来说明龚先生是如何充满生活情趣的。

在一首诗中他写道: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这首诗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百三十五首,是他对仕途彻底厌倦辞官南返途中写就。大意是说,我也曾有过得意的时候,但现在已经如倦飞的鸟一样,要回到生活的原初,过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了。就在此返回途中,偶然遇到陌生的奏瑟的佳人询问,我便说我是为了寻找爱情为了寻找你这样的美人而来的啊!

其时有人读此诗后,讥刺龚先生为“轻薄

之人”。这恰恰说明了,生活中很多人是多么的无趣啊!

对于龚自珍的历史定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早系统研究龚自珍的朱杰勤先生,已为我们说得很清楚。朱先生在《龚自珍研究》中说龚自珍为“文士之代表,思想界之领袖,且为世界大散文家之一。其文章之技术,纵横百家,出入三乘,立意命辞,自出机杼,如行云

流水,来去无踪,令人不可捉摸,惊才绝艳,旷代一人……”对龚自珍的“癫狂”,朱先生也表现出极大的包容与理解:“性情虽偏,而品行无亏,精神有纪律,形骸无纪律,终其一生,不过率性而行,并非放僻邪侈也。”

常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考察一个人的精神思想历程,了解一个人的人格品性,一个有效的测试方式是,看他经常与哪些人交往,与他呼朋引类的是哪些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能说是绝对的,但凡引为知己者,一定是同气相投之人,在自己生命中刻下印痕之人。

这里,展示与龚自珍曾有过深度交往的人——那些曾深深影响过龚自珍的同道人。

宋璠为浙江建德人氏,嘉庆七年(1802),以选拔贡士来京师,住刑部员外郎戴公家。嘉庆八年(1803),龚自珍十二岁,按照正常情况早就该请塾师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了。因父母心疼从小体弱的儿子,也因父亲龚雨正忙于自己的仕途,一直到这一年,全家终于在北京安定下来。父母就开始给龚自珍物色合适的老师。

因刑部员外郎戴公的推荐,宋璠来到龚家担任龚自珍的塾师。按照龚自珍的文字记载,宋璠于嘉庆七年(1802)入主龚家担任塾师。经考证,龚自珍的记忆或有误,宋璠给龚自珍当塾师,应该是在嘉庆八年(1803)。因龚自珍于嘉庆六年(1801)离京返杭以后,至嘉庆八年(1803)七月才随父母再次到京。

宋璠担任龚自珍的塾师时间只有两年左右,但对龚自珍却有重要影响。宋先生年龄只有二十六岁,刑部员外郎戴公愿意推荐给龚家,肯定是赏识他的才学。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歆耕

